

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

冯永轩

湖北教育出版社

04.2

序

本书是先父冯永轩先生对泷川资言辑《史记会注考证》的“楚世家”部分作的补充和订正。

泷川资言，又名泷川龟太郎，是日本著名的《史记》专家。他根据日本所藏《史记》旧抄本并搜集《史记》三家注^①及三家注以后中日两国研究《史记》的有关资料，运用乾嘉学派集注加考证的方法，纂《史记会注考证》这一集大成之作。泷川曾自述该书写作过程：

大正二年，予得《史记正义》遗佚于东北大学，始有珠纂述之志，编纂多年。仙台斋藤报恩会捐财以充资料采访之费。久保得二君校古抄于秘阁，藤塚邻君购新刊于燕京以赠。服部宇之吉、市村瓊次郎二君谋之东方文化学院，刷印行世，校

^①（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为传世的三种《史记》注释本，通称“三家注”。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把三家注散列《史记》正文下，合为一编，始于北宋，但这种本子已经失传。北宋以后刊行的《史记》三家注本，把注释删去不少，而流传于日本的旧抄本《史记》卷子，还保存着北宋以前的《史记》和三家注的真面目。

讎之劳，前则阿部吉雄君，后则胜又宪治郎君当之。诸君子之谊，不可谖也。昭和九年孟春。君山泷川资言识。时年七十。^①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编纂，始于大正二年（公元1913年），成于昭和九年（公元1934年），前后二十余载，正所谓“中年执笔，皓首成书”。从泷川资言所作《史记考证引用书目举要》一文可以得知，他直接参考过的中日两国有关《史记》研究的书籍达数百种之多，因而《史记会注考证》有资料翔实之长，仅就《史记正义》一项论，即超出宋以来刻本约千条之多，足见其用力之勤，故《史记会注考证》成为《史记》研究者的座右之作。我国文学古籍刊行社曾于1955年出版该书影印本。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有“体圆用神”之誉，素以浩博著称，又是两千年前的作品，“三家注”也有千余年之古，此后的研究成果则汗牛充栋，会注已属不易，对会注进行考证更加难能。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不免若干缺失，如体例未精、校勘未善、采辑未备之类，中国学者曾多有批评^②；日本学者对该书也作过校勘补充，如五十年代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便

① 泷川资言：《书〈史记会注考证〉后》。

② 见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岳麓书社1986年版。

是代表。先父是作，未对《史记会注考证》全书进行补正，而只用力于《楚世家》部分，这显然与先父的楚史研究有关，是先父为撰写楚史所作的准备之一。

先父冯永轩(1897—1979)，别名德清，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少家贫，半耕半读多年，后入河南第三师范，1923年入武昌师范大学，就学于国学大师黄侃，1924年考入国立清华研究院第一期，受业于一代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主攻历史考据学。毕业后辗转各地任教，抗日战争期间避居鄂东山区，任湖北省立第二联合高中校长，其时即开始楚史研究。1943年任安徽学院历史系教授，1946至1949年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湖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改正，同年二月病逝。

先父长于西北史地和古文字学，精于文物鉴定，更勤力楚史，承袭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注意典籍研究与地下考古实物研究的结合，不囿陈说，多有创见。晚年潜心“楚史”撰著。记得六十年代初期，还在学校念书的我曾为先父抄写其所著“楚史”文稿，全书约四十万言，先父视作毕生心力结晶，至为珍惜。六十年代中期，“文革”爆发，已经退休居家的父亲，不仅大量藏书被一再抄走，而且多种手稿亦被“横扫”。1969年，在“战备”名义下，年已七旬上下的父母被遣散回并无直系亲属的故乡，幸得众乡亲热忱接待，方获安身之

处。七十年代初，母亲病逝，孤独无助的父亲中风，半身不遂，回武汉与天璋兄一家三代挤居一室，于僵卧中苦熬残年，无力亦无心顾及文稿。先父辞世，我与长兄天琪、三兄天璋办毕丧事后，在旧居清理遗物，曾希望找到“楚史”文稿，无奈遍寻不获，估计早已被抄家者当作废纸处理，送返无涯苍穹。呜呼哀哉！在继续翻检中突然发现一叠写满蝇头小楷的纸质粗劣的泛黄文稿，这便是本书手稿。我们在悲怆中涌起一阵惊喜。

书稿系先父六十年代初拟定，先父补充了泲川氏所未能得见的金文、楚器物资料，还援引了泲川氏忽略的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资料，并运用严格的考据方法，对《史记会注考证》的《楚世家》部分加以补正。先父在从事这一工作时，注意到《楚世家》原著的如下特点：前篇质古简峭，后篇多录自《战国策》，笔意纵横跌宕。先父对前篇除作字意疏解，以便阅读外，还着力补充史料，以尽力丰富简约的楚史前段；对后篇则尤加注意于史实的核定考辨，以去伪存真，纠正《楚世家》及“三家注”中某些望文生义、想当然造成的错讹。时至九十年代，楚史及楚文化研究已蔚为大观，其广度与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语，但包括先父在内的老辈学者昔时在艰苦条件下的辛勤劳作仍然自有其参考价值。

因五兄弟中只有我研习史学，算是“继承父业”，故文稿存放我处，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出版机会。十余年来，偶尔于清夜间翻阅文稿，深为先父那种“大著述

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郑樵语）的治学精神所感染，又忆及先父刚直不阿的性格、严厉中深蕴亲情的言谈举止，以及寒暑假中向我讲授先秦典籍时议论风发的状貌，激动之情往往不能自己。前几年我曾数次将文稿交有关学者审阅，他们都一致肯定其学术价值，并对先父在楚史研究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深表钦佩。去年夏天，湖北教育出版社武修敬社长以扶植学术事业的阔大胸襟，慨然接纳这部发行量可能很小，排印难度却较大，因而无“经济效益”可言的专门之书。我于楚史外行，加之案头另有他务，此书相当繁难的校勘任务由张君博士承担。张君英年博学，是楚学界的后起之秀，他在数周内即完成书稿核查引文等难度不小的工作，足见其才思之敏捷，学力之深厚。此间张正明、宋公文、王善才三先生也惠予关切其事，卢峰先生则细致描摹书中甲骨文、金文。正因为诸友人伸出援手，又承蒙湖北教育出版社的盛意，这部“劫余”方获面世，这既可为楚学研究增添些许砖瓦，亦可告慰先父于九泉。

本书《楚世家》正文参校《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本，《史记会注考证》有关文字，依据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本。先父作“校补”所引述材料，则尽可能与原书进行了核对。《史记会注考证》及先父“校补”所引诸书书名多用简称，如“《左传》文公十年”，写作

“文十年《传》”；班固《汉书·艺文志》，写作《班志》，等等，现一仍其旧。另附录先父《说楚都》、《有关楚史的几个问题》二文，可从中略见其所著“楚史”的部分构想。

冯天瑜 1992年6月7日

记于武昌沙湖之滨

弁 言

《史记》一书，不仅是我国辉煌的史学名著，就是在世界史籍中，也是一部杰作。替这部书作注释的，有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书原来是标字列注，独自成书的。到了北宋时，才把三书刻在本文各句之下，这就是所谓“史记三家注”。除此而外，为《史记》作注解的，可以说代有其人，然仍是标字列注，从未有人像王先谦网罗《汉书》的注释而做《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那样作。日本泷川龟太郎汇合中日两国史学家有关《史记》著述，编为《史记会注考证》。这部书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但毕竟集中了相当丰富的参考资料，有便读者的翻阅。该书中还有应注而未注的，有注而不详明的，有考证而不正确的。我因要撰写楚史，就将《楚世家》一篇检出，作一番校补。

关于《楚世家校补》的体例，拟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依《史记·楚世家》文字次序，每段原文下罗列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简称《考证》）、裴骃《史记集解》（简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简称《索

隐》)、张守节《史记正义》(简称《正义》)有关注释,然后,笔者如对上述注家已注而不详明处有所增补,在《补》栏列出;如对上述注家考证不确切处有所更正,在《补正》栏列出;未注而应该注的,则在《注》栏列出。

《史记》是一部精深博大的作品,仅就《楚世家》而言,即牵涉广泛的文、史、政、经、哲诸方面的知识,以笔者有限的学力,从事上述补正工作,确乎难以胜任,故疏漏、谬误之处一定不在少数,敬希大雅赐教。

冯永轩

1962年12月

记于武昌矿局街

目 录

序	1
弁言	6
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	1
附录一 说楚都	111
附录二 有关楚史的几个问题	135

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绎，熊渠是续。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史记·太史公自序》

《考证》 愚按，此卷首采《帝系》、《郑语》，渐及《左传》、《楚语》，中幅以后，采《楚策》最多。顾栋高曰：“案楚在春秋，吞并诸国凡四十有二，其西北至武关，在今陕西商州东少习山下。文十年《传》，子西为商公，即商州之洛南县也，与秦分界。其东南至昭关，在今江南和州含山县北二十里。昭十七年，吴楚战于长岸，即和州南七十里之东梁山，与太平府夹江相对是也，与吴分界。其北至河南之汝宁府、南阳府汝州，与周分界。其南不越洞庭湖，全有今湖北十府八州六十县之地，惟随州为随国仅存；又全有河南之汝宁、南阳二府，光州一州，又阑入汝州之郟县、鲁山县，河南府之嵩县，开封府之尉氏县，许州府之鄆城县及禹州，与郑接境。四川夔州府之奉节县，与巴接境。江西之南昌南康，九江饶州，与吴错壤。又全有江南之庐州凤

阳颍州三府，及寿州和州之地，江宁府之六合，太平府之芜湖，徐州府之砀山，则与吴日交兵处也；后庐寿之地，多入于吴。”

楚之先祖出自帝颡顼高阳。

《考证》 李笠曰：“案‘祖’字衍。《秦本纪》云：‘秦之先，帝颡顼之苗裔。’《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赵世家》云：‘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先即先祖，此亦宜与诸处一例。”

《补》 一作“颡顼帝高阳氏”。颡顼之顼，《路史》作“畜”，又作“玉”，又作“颡帝”。《淮南子·天文训》称为北方之帝。高阳，饶宗颐所作《楚辞地理考》有《高唐考》，谓高唐即高阳；丁山在所作《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有《高阳与高祖汤》节，他说：“高阳或是殷祖成汤的别名，不必是帝颡顼了。”丁氏在《颡顼与祝融》节中又说：“颡顼即高祖夔。”《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杜注：“高阳，帝颡顼之号。”本书《五帝本纪》“索隐”引宋衷云：“颡顼名高阳，有天下之号也。”张晏曰：“高阳，所兴地名也。”《白虎通》云：“颡者专也。顼者，正也。能专正天人之道，故谓之颡顼也。”《庄子释文》顼本作“旭”。《名疑》曰：“高阳氏名颡顼，姬姓，或曰妘姓，或曰风姓，号黑帝，又号元帝。”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考证》 以上本《帝系篇》。

高阳生称，

《正义》 尺证反。

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集解》徐广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
《索隐》卷章名老童，故《系本》云：“老童生重黎”。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为木正，黎为火正。案：《左氏传》少昊氏之子曰重，颛顼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为一人，仍是颛顼之子孙者，刘氏云：“少昊氏之后曰重，颛顼氏之后曰重黎，对彼重则单称黎，若自言当家，则称重黎。故楚及司马氏皆重黎之后，非关少昊之重”。愚谓此解为当。《正义》《帝系》云：“颛顼娶于腾埴氏女生老童，是为楚先也”。《世本》云：“老童取根水氏之子，谓之嫫嫫，产重黎及吴回也。”《考证》

《帝系》及《山海·大荒西经》及《人表》并云：颛顼生老童。据此，则老童颛顼之子也。史云：“高阳生称，称生卷章。”《集解》引谯周云：“老童即卷章。”据此则老童颛顼之孙也。所传不同。陈仁锡曰：“重黎本二人，重为木正，黎为火正，楚出黎后，世家合为一人，误。”张照曰：“刘氏谓对彼重，则单称黎，若自言当家，则称重黎。夫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重黎者二者之名，犹夫周召尔，宁有对罔而言，则单称召，自言当家，则称周召之理邪？”

《补》黎字一作“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但《国语·楚语下》云：“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据此，黎为颛顼的臣属。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

《索隐》此重黎为火正，彼少昊氏之后重自为木正，知此

重黎即彼之黎也。《正义》此重黎，火正也，少昊之后重，木正也，则知此重黎则非彼重也。

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集解》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韦昭曰：“祝，始也。”《考证》重黎为帝喾火正以下，采《国语·郑语》。

《补》《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杜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远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孙。”此言不足信。祝字又作“祝”，见北魏吊比干墓碑。融又作“庸”，见《路史》。梁玉绳《人表考》卷二云：“按祝融官名，黄帝已来有之。”丁山氏说：“《帝系》见陆终而不见祝融，《国语·郑语》则见祝融而不见陆终。赖春秋末叶郑公钋作钟铭自称‘陆鬻之孙’，方知陆终、祝融二名正是陆鬻（融字初写）一名所分化。”丁氏所述，可备一说。祝融，《淮南子·天文》：“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礼记·月令》：“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朱明即祝融。又作“祝诵”、“祝酥”。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考证》梁玉绳曰：“喾诛重黎，史公之妄记也。初命之，而继诛之，喾是圣君，黎是功臣，宁有此乎？”

《注》文籍中记载共工氏的传说很多，史公谓“共工氏作乱”，是采用《国语·周语》的说法。小司马作的《三皇本纪》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有人说共工决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或某一个时期的官名，很可能是一个古老的氏族。如果这样去理解它，古史才可以读得通。

丁山氏所作《吴回考》，谓黎即吴回，吴回即楚公逆铸铭所称吴雷。大史公黎（犁）、雷本一声之转，漫然别吴回与犁为二名，云帝以庚寅日诛重黎，复以其弟为重后，且黎人名也，而误以为官号。

吴回生陆终。

《注》 邾公𢇛钟铭有陆𩇑，王国维先生谓𩇑字从𧈧章声（章古壙字），以声类求之，当是𩇑字，陆𩇑即陆终也。丁山氏说陆终，祝融二名，正是陆𩇑（融字初写）一名所分化。案：吴回、陆终二名合称为回陆（即禄）。《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左氏》昭公十八年《传》：“禳火于玄冥回禄。”疏云：“楚之先，吴回为祝融，或云回禄即吴回也。”《通雅》廿一，谓禄、陆音通，以回禄为吴回、陆终之合称。陆一作“六”，见《左氏》隐公元年《疏》。

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

《集解》 干宝曰：“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作《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余亦尤其生之异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孙有国，升降六代，数千年间，迭至霸王，天将兴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传，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历代久远，莫足相证。近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儿，从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斯盖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注记者之不妄也。天地云为，阴阳变化，安可守之一端，概以常理乎！《诗》云：‘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原诗人之旨，明古之妇人尝有坼副而产者矣。又有因产而遇灾害者，故美其无害也。” 《索隐》 《系本》

云：“陆终娶鬼方氏妹，曰女嬃”。《正义》 陆终娶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嬃，产六子，孕而不毓三年，启其右胁，六人出焉。

其长一曰昆吾；

《集解》 虞翻曰：“昆吾名樊，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卫是也。”《索隐》 长曰昆吾。《系本》云：“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又曰：“昆吾者，卫是。”宋忠曰：“昆吾，国名，己姓所出。”《左传》曰：“卫侯梦见披发登昆吾之观。”按：今濮阳城中有昆吾台，是。《正义》《括地志》：“濮阳县，古昆吾国也。昆吾故城在县西三十里，台在县西百步，即昆吾墟也。”《考证》 长字衍，《帝系》无。张文虎曰：“索隐本作‘长曰’，《左传疏》引作‘一曰’，本有异文，后人妄合写之。”

《补》《帝系篇》作“其一曰樊，是为昆吾。”昆吾一作“锬锬”、“锬锬”。昆吾一名，古有数解。有作官名，《逸周书·大聚解》：“乃召昆吾，冶而铭之。”《集解》引谢注云：“昆吾掌冶，世官。”《古史考》云：“昆吾氏作瓦。”有作地名，《山海经》中有昆吾山，出善金。有作国名，《墨子》曰：“昔夏后开使飞廉探金于山，以铸鼎于昆吾。”似此昆吾为国名。有作人名，《左传》昭公十三年：楚灵王曰“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有作金属名，《列子·汤问篇》：“西戎献锬锬之剑。”《河图》曰：“瀛州多积石，名昆吾，可为剑。”昆吾国，《国语·郑语》云：“昆吾为夏伯矣。”又云：“己姓昆吾、苏、顾、温、董。”昆甌王钟，甌字与我字形相似，原作昆我，后乃作昆吾。

二曰参胡；

《集解》《世本》曰：“参胡者，韩是也。”《索隐》《系本》云：“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参胡者，韩是。”宋忠曰：“参胡，国名，斟姓，无后。”

《补》《帝系篇》作“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路史·国名纪》谓“妘姓”。

三曰彭祖：

《集解》虞翻曰：“名翦，为彭姓，封于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隐》《系本》云：“三曰篋铿，是为彭祖。彭祖者，彭城是。”虞翻云：“名翦，为彭姓，封于大彭。”《正义》《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国也。《外传》云：殷末灭彭祖国也。虞翻云名翦。《神仙传》云：彭祖讳铿，帝颛项之玄孙，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寿终也。”

《补》《帝系篇》作“其三曰篋（虞翻作翦），是为彭祖。”《路史》谓字“铿”。梁玉绳《人表考》：“按彭祖乃彭姓之祖，与老彭为二人，有谓彭为妘姓。”《续博物志》：“彭城县，古彭祖国也。”

四曰会人；

《集解》《世本》曰：“会人者，郑是也。”《索隐》《系本》云：“四曰求言，是为郕人。郕人者，郑是。”宋忠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郕国也。”《正义》《括地志》云：“故郕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二十二里。《毛诗谱》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历唐至周，重黎之后妘姓处其地，是为郕国，为郑武公所灭也。’”《考证》《帝系》会作“郕”。

《补》《帝系篇》作“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郕人。”《世本》作